

中國反對實驗室列溯源重點

人造病毒可能性早被否定 專家指應從動物展開

7月15日，世衛組織發布關於第二階段新冠病毒溯源計劃，將「中國違反實驗室規程造成病毒洩漏」這個假設作為研究重點之一。國家衛生健康委副主任曾益新22日表示，這令他十分吃驚，第二階段溯源計劃在一些方面既不尊重常識，也違背科學，中國不可能接受這樣的計劃。他強調，中國反對將溯源工作政治化，對第一階段病毒溯源時已經開展過的，尤其是已經有明確結論的，不應該再重複開展，第二階段病毒溯源應該在第一階段病毒溯源的基礎上延伸。



■中國科學院武漢病毒研究所。 資料圖片

國務院新聞辦昨日就新冠病毒溯源有關情況舉行發布會。曾益新表示，今年年初，世衛組織國際專家組正式來華開展病毒溯源全球研究中國部分的工作。中國秉持公開、透明、科學、合作的原則，全力支持世衛專家組工作，「完全滿足世衛專家參訪的要求，讓世衛專家去了所有他們想去的單位」。在第一階段溯源研究中，聯合專家組對於實驗室引入已認定是「極不可能」，英文表述是「Extremely Unlikely」。

曾益新說，曾有人考慮過新冠病毒是不是

人造病毒。曾經有印度學者發現新冠病毒裏面有一部分序列，跟艾滋病毒有一定的相似性，所以推測新冠病毒可能是人造的，該學者就此寫成一篇論文，但這篇論文在預印版階段就遭到國際同行的批駁，後來主動撤稿。

籲關注病原體自然進化

後來有更多的專家進行深入分析，認為新冠病毒沒有人工改造的痕跡。從事基因工程的科研人員都知道，病毒人工改造肯定會留有痕跡，新冠病毒沒有這個痕跡，所以從

根本上否定了人造病毒的可能性。

對於未來的新冠病毒溯源工作，中國—世界衛生組織新冠病毒溯源聯合研究專家組中方組長梁萬年認為，動物溯源仍應作為重點方向和重點領域，是最值得做的一件事。他表示，病原體自然進化的過程是最值得去關注的，不僅僅考慮蝙蝠這一類野生動物，對中間相關的，比如穿山甲、狸類、貂類等，已通過各國科學家研究所發現的攜帶或可能攜帶病原體的這些宿主的分布、可能的源頭來進行研究是非常有價值的。

中方促美交代德特里克堡問題

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22日要求美方就德特里克堡生物實驗室有關問題作出澄清和交代。

趙立堅在當日例行記者會上指出，一段時間以來，國際社會已有越來越多2019年下半年全球多點多地出現新冠肺炎病例的報道，僅在美國就有至少5個州的新冠病毒感染情況早於美國首例確診病例報告時間。

「這也再次說明，新冠病毒溯源是一個複雜的科學問題，應基於全球視野，由全球科學家合作開展。」他說，美國個別人視科學和事實而不見，執迷於政治操弄企圖通過抹黑他國轉嫁自身抗疫不力的責任。美國個別人將政治凌駕於科學之上，將政治私利置於人民生命健康之上，這也是美國抗疫不力的重要原因。

「事實上，對於國際社會針對德特里克堡生物實驗室以及美國海外200多個生物實驗室的嚴重關切，美方始終三緘其口。」趙立堅說，美方必須明白，對於前科疊疊、曾因實驗室違規、污染洩漏等醜聞出名的德特里克堡，包括中國在內的國際社會有充分理由提出疑問，要求美方作出澄清和交代，並呼籲世衛組織前往徹查。

100種生活



■郭星儀(前排右一)等90後為考古事業注入新力量。

90後考古人

掘蹟三星堆

在參與三星堆新發現6個祭祀坑發掘工作的200餘位考古工作者中，超過四分之三是90後和碩博士。他們在考古這一充滿歷史感的行業中，注入了中國青年積極向上的精氣神。

四川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研一學生林聖迪輔助發掘的5號祭祀坑裏，發現了三星堆遺址迄今最大的黃金面具。「我只是運氣好，這個面具原本就是埋在那裏的，誰發掘出來都一樣。」林聖迪說，普通人可能更關注三星堆發掘出了什麼珍貴寶貝，而考古工作者則不會完全按照器物的珍貴程度來決定考古發掘的價值。在他看來，考古就是一個「尋根」的過程，尋找人類的根、尋找中華民族的根。

和林聖迪一樣，接受採訪的幾位90後考古人都認為，選擇考古專業是「心之所向，行之所往」，而參與三星堆遺址的考古發掘經歷則「可以寫進人生大事記」。對於考古的熱愛，讓這些90後考古工作者真正實現了乘風破浪。

考古是件「浪漫」的事

「幹這一行肯定會吃點小苦頭、跑點小山溝，想學什麼是我自己的選擇。」郭星儀的碩士攻讀方向是植物考古，她覺得考古是一件「新」事，「因為看到的研究成果是新穎的，研究角度也在不斷翻新，還要創造新的

角度、思維，去繼承和發揚前輩的成果。隨著先進技術的引入，我們會對以前模稜兩可的結論進行新的論證，這是一個不斷更新的過程。學習繼承後如何應用這些經驗和技術，是我們90後需要做的事。」

郭振新在三星堆考古發掘現場負責3號館

中遺蹟、出土遺物的拍攝和建模工作，通過對考古發掘中的各種遺蹟現象和發掘工作過程進行如實記錄，能為進一步的研究提供長久、及時的依據。在他眼裏，考古是一件「浪漫」的事，考古學讓他們能夠跨越時空的界限，在田野間探尋古人的足跡，和古人、古代社會面對面，像一場探尋未知的冒險，又是科學而嚴謹的。

由於選擇考古專業更多是基於自己的興趣愛好，這些90後考古人真正體現出了對考古這個行業的熱愛，在考古發掘現場總是一絲不苟地工作，而且接受新鮮事物、解決問題的能力很強，遇到難題總會想方設法地解決。同時，面對大家對考古專業的各



■郭星儀對科技在考古中的應用很感興趣。

種誤解，這群90後也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讓更多人了解考古。「考古是不是盜墓？」「畢業後能找到工作麼？」「考古人是不是都很窮？」面對親友提出的各種稀奇古怪的問題，郭星儀總會好好解釋，「家裏祖輩雖然會擔心，但我已經下定決心要做這一行，而且父母也知道考古對我來說，是不能碰的精神底線。」

林聖迪則認為當90後成長起來後，社會上對考古的誤解可能會消解許多。「一方面是考古工作者發聲不多，另一方面是公眾考古有所缺失。這是我們努力的方向，也是考古這門學科向前發展的意義。」

記者 向芸 成都報道

■郭振新(上)對發掘工作過程進行記錄。

